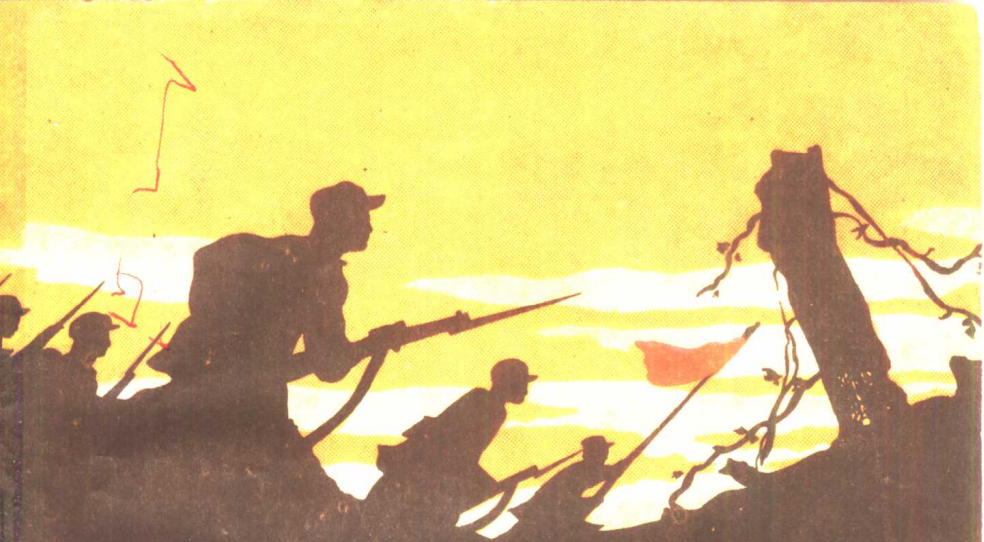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战斗在滹沱河畔

王锡忠 著
陈英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



科学出版社

中国科学院

科学出版社

战斗在潞瀋河畔

王錫忠 陈英著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

1959年·保定

封面設計：薛樹森

战斗在滹沱河畔

王錫忠 陈 英 著

★

保定地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保定市裕华西路史家故里庵32号)

保定人民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1959年6月第1版

195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公厘1/32·2 $\frac{1}{2}$ 印张·57,000字

印数：1——69,000册

统一书号：7·28

定 价：0.25元

一个严冬的夜晚，阴云密布，朔风呼啸。

紧靠滹沱河南岸的于庄，处在不宁静的睡眠里。

深夜了，家家门紧闭，户户无灯光；唯有村北边一处矮矮的房间，在四角方方的窗子上，闪烁着晶莹的灯光，两个雄伟的身影，在窗子上不时地移动着。

区游击队小队长赵玉，疾步而来，他走到房门跟前，放慢了脚步，会意的轻咳了一声。

李大队长和宋副政委听清了是赵玉的嗓音，立刻将目光投向门口。赵玉来到屋里，宋副政委点了点头说：

“你来的还很快，坐吧。”声音是那样低沉。

李大队长看了赵玉一眼，没有吭声，还在沉思什么。

赵玉回味了一下宋副政委的话音，又看了看李大队长那副严肃、与往常大不相同的面孔，感到十分惊异。他闪了闪雪亮多神的眼睛，在琢磨着这两位首长的心思，他凭着往常和首长接触的体会断定：一定是又有重要任务了。

李大队长站在一张小长方桌的旁边，一会儿看看铺在桌子上的军用地图，一会儿凝视着房顶出神，脸色显得异常阴沉，象有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。他用那双好象会说话的眼睛扫视了赵玉一下，肯定而有力的说：

“蹲在滹沱河两岸的敌人据点，在我们地方游击武装的紧密封锁、围困和不断袭击下，已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，显得非常被动。近来他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已撤了一

部据点，改变了战术，妄想用集中兵力突然袭击的恶毒手段，所谓消灭我地方游击武装和摧垮抗日根据地。昨天拂晓，万家庄突然发生的不幸事件，就是一个铁证；我们必须改变战术，给它一个迎头痛击，坚决粉碎这种阴谋！”李大队长稍停了一下刚要开口，赵玉紧跟了一句：

“万家庄事件发生后，区游击队的战士们，急的都跳了起来。有什么任务，请首长下命令！”

李大队长接过话头，坚定地命令道：“根据这种情况，方才又接到了军分区和县委的指示，命令你今晚立即赶回去，带领区小队连夜到万家庄！……”李大队长具体交代了任务，又说：

“为了保证胜利地完成任务，决定抽调大队一连第二班归你们小队建制，大队侦察员苏华和閻平也跟你们一同去。有什么困难吗？”说完，一对慈祥的眼睛，紧紧地望着赵玉，闪烁着无限信任的神彩。

“请首长放心，我们坚决完成任务！”赵玉干脆地回答。

宋副政委合上日记本，站起来迈到小长方桌的横头边，镇静的对赵玉说：

“这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，它直接关系到潞潞河地区抗日斗争继续深入的开展。在完成这一任务中，要紧紧依靠群众，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，都要冷静，不能粗心……县大队负责警戒，准备伏击敌人。”说完，便命令通讯员小李通知一连第二班全副武装来大队部。

班长刘合，是被日寇杀害了父母的孤儿，曾一度流浪讨饭；后来找到了自己的军队，经过战争的磨炼，他成了一位勇敢刚毅的人民战士；李大队长和宋副政委亲自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今天他接到命令，带领着十一名生龙活虎似的战士，站在大队部的当院，向首长敬了个军礼说道：“报

告大队首长！一連二班奉命来到，請指示。”

“給你們的任务你知道了嗎？”

“知道。我們向首长保証：服从命令，听指揮，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李大队长，紧紧握住刘合那坚实有力的大手，滿意的点了点头說：“好！祝你們胜利！”接着把赵玉叫了过来，对战士們說道：“今后，你們就是区游击小队的一部分了，要服从赵玉同志的領導。”

“是！”刘合和战士們滿带悅色的齐声回答。

赵玉亲切地給战友們一一握手后，帶領着大家迈着雄健的步伐奔目的地去了。

二

皎月晶閃閃，

大地沉入眠；

寂静无声息，

英雄奔向前。

赵玉，率領着三十六人的区游击队，堂堂前进，急速的繞过村庄、穿过封鎖溝、爬过公路，沿着千里堤靜悄悄地向瀋河北岸——万家庄地区飞驰。他們个个穿着半旧的灰色便衣，有的背着大枪，有的抱着地雷，身上落着一层黄色的浮尘，月光照射在他們冒着汗珠泛起紅潤的脸上，反射出微微的亮光。他們那銳利閃电般的眼睛，聚精会神地注視着前方。

赵玉，走在小队行列的最前面。他二十五六的年紀，不高的个儿，渾身是劲，走起路来噔噔的响，說起話来堂音很大，大大的黑眼珠，滴溜溜的轉动。

他出生在一个万分貧寒的农民家庭里，父亲赵志刚是一个忠厚、純朴、善良的农民，被可恶的地主活活折磨死了。母亲苦把苦拽的把他拉扯到十几岁上，他就給地主当了长工。

起五更睡半夜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挨飢受冻，苦辣滋味都尝够了。他自从到了自己的队伍里，在党的培养下，很快地成长起来，他光荣的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当了区游击队小队长，終日和战友們生活在一起，使他感到无限幸福。因此，他总是喜笑颜开；然而，今天他却不声不响，滿带心事的大踏步的前进着。

紧跟在他后边走的是一提打仗心里就痒痒的刘合。他二十一二岁的年紀，身材高大，走起路来誰也跟不上他。在“五一”以前，曾經单人徒步追俘过两个骑自行车的伪軍，大队的战友們給他送了个綽号“飞毛腿”。如今，他看到赵玉那种心事重重的样儿，非常焦急，狠不得一步跨过河，到万家庄去看个究竟。猛然，他情不自禁的直了一下腰，低声的說道：“队长，你听！远处嘩嘩直响，是不是敌情？！”

赵玉定神听了听，帶着象是遇到久別重逢的战友似的那种激动万分的心情，說道：“不，是那棵楊树，我还得給它請功哩。”

“怎么回事，队长？”刘合急忙的問道。

“說来話长，”赵玉意味深长的說下去，“那还是一九四一年的事，那时，我正在万家庄养伤。有一次，从蠡县城里出来了六十多个鬼子、一百多个伪軍，听說要从这里渡河到解村据点去。我一听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，当即建議村游击組长楚小良，帶領着十二个游击組員，飞快地跑到大楊树附近，埋伏下来；当时我的伤将好，也参加了这次伏击战。大家剛埋伏好，敌人就开始渡河了，有的走到河水中间、有的剛下堤坡，另有三个鬼子还站在对岸的堤上，其中有一个贼头鬼脑的家伙，腰間挂着一把洋刀，两手拿着望远鏡向南直看，看样儿是个指揮官。在他旁边的那俩鬼子，揮着两面紅膏藥旗，指手划脚的，不知說些什么。真是个好目标，我馬上

从一个名叫张义的游击组员手里，拿过那支汉阳造，‘叭！’的一声，那个拿望远镜的家伙应声倒下，噤哩咕噜的滚下堤坡；没等那两个鬼子来得及躲闪，紧接着又是一枪，那个拿太阳旗的鬼子又倒了下去；另一个打旗的鬼子看事不好，早已狼狽不堪地滚下了堤坡去。这时，我们十几支枪，一齐射向敌人。敌人被这意外的打击弄昏了，他们慌乱地嘶喊着，跌跌撞撞的乱成一团。你说，鬼子们那股神气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。

“这一仗，打得真痛快，满河滩横躺竖卧着二十五六具鬼子的死尸。我们正要趁敌人阵势混乱的时机撤走，不料，后边来的一股敌人已占领了堤坡，子弹象雨点般的朝我们射来。我一看，马上对楚小良说：‘你们快顺堤坡向东撤！我掩护你们。’楚小良他们走远了，我刚要往东跑，‘轟！轟！轟！’鬼子打过三发掷弹筒弹来，立时我觉得眼前一团漆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耳朵嗡嗡作响，树叶嘩嘩往下掉。”

“没有打着你吧？”刘合着急的问。

“没有。要不是这棵大杨树，我早不定到哪里去了。你说应该给它请功吗？”

“对！完全应该。”刘合肯定地说。

刘合和紧跟在他后边的战士们，都听得出神，特别是铁头这位年青勇猛的战士，瞪着眼，伸着脖子，总是目不转睛的瞅着小队长赵玉。

说话之间，已经来到淤滩河南岸的渡口处，在大杨树底下停住了。赵玉一面命令战士们准备过河，一面习惯的从腰間皮带上抽出粗线毛巾，擦了擦脸上的汗，仰面微笑的看了看这个共患难的战友——大杨树，它依然是当年的气色，象一个饱经风霜的哨兵，雄伟的矗立在淤滩河边；赵玉转眼又看起淤滩河的流水，河水在嘩嘩的向东北流着，使他沉入了

美妙的回忆里，好象那清脆嘹亮的歌声又荡漾在他的耳边：

潞瀋河的水呀流呀流向东，

受苦的人们心向毛泽东；

潞瀋河水翻浪呀象蛟龙，

河畔的人民勤劳又英勇。

……

“轟隆！轟隆！”远处，传来了沉重而又迟鈍的炮声；

“咕咕咕！”蠡县城和北高晃崗樓上的机枪也响起来；赵玉的思绪立时被打断了，他不禁暗笑起来，心想：这又是敌人在夜里怕游击队、游击组摸崗樓而为自己壮胆吧？或是显显他們逞兇一时的威风。

尽管敌人的枪炮在响，在潞瀋河两岸一望无际的原野上，密密麻麻的村庄里，依然没有什么动静；战士们听惯了敌人為自己壮胆的枪声，过得河来也毫沒在意，只听鉄头意味深长的說了一句：“哼！小日本！又为咱們夜行軍助威呢，放吧，再放多点，有点响声倒不悶的慌。”这句话引得大家低声的笑起来。

雄鷄报晓，天显微明，战士们来到了急待看望的万家庄。

万家庄的树木枯焦，房屋七零八落，大街小巷血迹斑斑。战士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奔万秀英家走去。

往事涌上了赵玉的心头：“万大娘待八路军战士比亲骨肉还亲，我在她家养伤时，在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困境下，她和秀英沒黑夜沒白日的搖紡車，賺几个錢来，还給我买挂面和称肉吃……。一天，鬼子突然包围了万家庄，万大娘急中生智，急忙讓秀英卷起头发，从鍋底下撸了点子黑烟子，給秀英抹在脸上；又叫我老老实实的睡在炕上，讓秀英守在一旁……”

“到啦！”铁头的話声，打断了赵玉的回忆。赵玉头一个走进門去，只見衣服破烂的万大娘和热泪盈眶的小貝，无精打彩的在那里捣动沒有燒完的木料。只听小貝低声的說：

“燒过三次了，再盖还不是……”大娘說：“孩子！快捣动吧，我看鬼子，鬼子的尾巴长不了，老是住在人家家里，也不是个常法儿。”赵玉看到这种凄惨的景象，禁不住心酸起来，三步并两步的走上前去：

“大娘！”他象久別重遇慈母的小孩子，溫順的扑向万大娘的怀里。

万大娘的眼窩显得更深了，她含着泪水慈祥的看了看怀里的赵玉；又把亲切的眼光投向了十几个战士的脸上，流露着无限的悲憤和希望，好久才說出了一句話：

“你們可又来了！先做飯去！”在她干皺的脸上泛起了坚毅的微笑。

.....

三五成群的乡亲们走来了，他們泣不成声的訴說着悲惨遭遇：

原来前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县委組織部长孙玉清、区委書記石永美、村妇救会主任万秀英和张支書，正在秀英家东裕間里研究工作时“咚！咚！”有人跑进院来，他們机警地拿起手枪，听着外边的动静。万大伯呼呼的喘着粗气走进屋来，慌张地說：“坏啦，蠡县城里的鬼子来包围啦！”万大伯話巴儿未落，就听见“嘎嘎嘎！”“咕咕咕！”的机枪声，紧接着全村乱成一片。

“爹呀——”

“娘呀——”

孙玉清他們果斷的合計了一下，向当街冲去。

潮水似的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順着街筒往西直灌。

“噠噠噠！”鬼子的机枪疯狂的向群众射击。

“嘎咚！”“呼噜！”被打死的群众山倒似的躺在血泊里。其余的人，被鬼子用刺刀逼着返回了村里。

突然，一群戴着鋼盔的鬼子，象疯狗似的包围了万老栋房后的那片树林。个个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猫着腰，噤哩呱啦的向地洞处冲去。在洞口不远处，縮头縮脑地吼喊了一陣，接着用歪把子机枪朝洞內打了一陣子，几个鬼子鬼鬼祟祟畏縮縮地探头向洞內一看，什么也沒有；然后，气势凶凶的回头包围了万老栋的房子。

万老栋抱起被子，刚要迈步往当院山药窖里去藏，只听“喀嚓！嘎咚！”大門給踏开了，甯进来十几个横眉立目、呲牙咧嘴的日本鬼子。

这群鬼子，张牙舞爪凶如恶狼，見盆碰盆，見缸碰缸，把院子里的东西，糟了个一塌糊涂。有一个鬼子，見到西牆根前的鷄窩时，象疯狗似的甯过去，一脚踢开了鷄窩盖，里面那只仅有的金黃色的母鷄“嘎嘎！”叫着，嗖的飞了出来，嘎吱拉了那鬼子一脑袋屎，惊慌的飞往牆外去了。这时，一群鬼子朝鷄飞的方向“叭叭！”的打着枪扑去了。

这些惨景，万老栋从屋里对着門縫看的一清二白。他气愤的从屋內走出来，只見全村烟霧弥漫，一片刺耳的惨叫声鑽入他的心灵深处，他那心头的怒火撕破了胸膛，冲上了云霄。他咬牙切齿地罵道：

“这群野兽，遭的狠死的快！”一轉念他又剛毅地自言自语道：“不能眼巴巴的看着这群野兽橫行，豁着这条老命，跟他們拼！”这时他觉得渾身是劲，迈步走到牆根处，順手抄起一把大鋤刀片，隱蔽在屋門旁，輕蔑地盯着敌人。

一群鬼子走了，又来了一群，万老栋从門縫里看了个清

清楚楚，心跳的要蹦出来，嘴唇在颤动着，手中的铡刀片时时欲动。鬼子們，在院里贼眉鼠眼的打量了一番，見没有什么东西，一个挎洋刀的家伙若无其事的奔屋門走来，万老栋盯着这家伙两眼直冒火星子，牙咬的咯咯的响，惊喜交加。这家伙一脚把屋門踢开了，一群鬼子紧跟着摇头摆尾的拥进門来。突然，忽恍一家伙，象閃电一样的大铡刀喀哧砍掉了挂洋刀的那个鬼子的脑袋，連着又一刀，另一个鬼子的脑袋又搬了家。后边的鬼子，惊慌的碰得門框和墙角喀嚓喀嚓的乱响。听得一个鬼子咕嚕了几句，一群餓狼象一窩蜂似的闖来。这时，万老栋，紧咬着干裂的嘴唇，盯着眼前的强盜，一句話不說，只觉得身上有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力量和勇气，他揮动着铡刀，勇猛地扑到当院，和鬼子厮打起来，汗水，从他滿布皺紋的脸上直往下流。“辟瘟，喀嚓！”他又一連砍倒了好几个鬼子，最后，被鬼子刺倒在地。英勇刚毅的万老栋，就这样为国捐軀了。鬼子討了个无趣，搜查了一陣，一把火又把房子点着了。

一陣哨音划过，一群鬼子押着七十多名老百姓来到村后树林东边場院。被捕的人群里，多半是老头、老婆、中年妇女和小孩，鬼子不时的在他（她）們后面怒吼着，用枪托乱戳，用刺刀乱扎。石永美和万秀英也在这被捕的人群里。

原来，孙玉清、石永美、万秀英、张支書听到万大伯說鬼子已逼近村边，他們四人飞快的跑到当街督促群众轉移，并把东西藏起来，不讓敌人得到一粒粮食……。不料，刚走到当街的拐角处，迎面碰上了鬼子，鬼子噁哩呱啦的朝他們扑来。这时，他們一下子跳进了右边半人高的小院牆內；孙玉清和石永美迅速的用三把盒子，猛烈的射击敌人。石永美的枪法极好，一气打倒了三个鬼子。他正要往枪膛里压子弹，忽听背后有喀咚咚的皮鞋声，扭头一扫，五个鬼子端着刺刀偷

偷的摸了上来，最前面的那个，只还相距十几步远，孙玉清手疾眼快，装作没看见，暗中一扭枪“嘎！”把那个家伙打倒了。紧接着又射击后面的四个鬼子。这时，前面的鬼子也冲了过来，孙玉清正要举手射击，一看，子弹已经打光了，万秀英看到情况危急，急忙从腰里掏出一棵手榴弹，敏捷的投到了敌群里，“轟隆！”炸死了好几个鬼子。

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颗炮弹嘶——嘶——嘶地发着刺耳的声音，从背后飞来，轟的一声，在他们身旁爆炸了。他们被吞进了黑色的烟雾中，泥土几乎埋没了他们。孙玉清负了重伤，鲜血从他胸前涌了出来，他挣扎着爬起来，将空枪交给了万秀英，又顺手从她右手里夺过那颗仅有的手榴弹。命令似的说道：“石永美、万秀英同志！快顺小墙往西撤，我打掩护！”说着爬出小院墙，冲到敌群里。轟的一声，和鬼子同归与尽。

孙玉清同志壮烈牺牲了，石永美和万秀英流下了心酸的眼泪。一刻也没停留，带着悲愤的心情，离开了这位党的好儿子，顺着小院墙向西跑去。在跑到一眼水井附近时，发现一个人躺在井旁，仔细一看：“啊！是张支书！”他手里还紧紧的拿着一块砖头。在他旁边不远处，有一个鬼子的尸体，这尸体的跟前，有一块石头，上面净是血。看样子是在这里搏斗了很久。这一切都很清楚。

原来，张支书从万老栋家和孙玉清等三人出来后被敌人冲散了，他走到水井附近时，碰上了鬼子。他扭头就跑，这时，好几个鬼子朝他追来，他一看无法逃脱，就弯腰搬起井台上的一块石头，回头砸死了一个鬼子，接着他刚猫腰抓砖头，鬼子从四面扑了过来，张支书，就死在这群鬼子的刺刀下。

石永美和万秀英看到这般情形，更加悲愤，来不及擦眼泪飞快的向西跑了，在跑到一棵大槐树跟前时，鬼子已从四

而八方包围了过来。怎么办？拼了吧！子弹手榴弹已经打光，就在这一刹那間，他俩心机一动，把手枪藏在乱草堆里，跃身跳进张东玉的院内。一看，这三間重盖起不久的新房子，已经烧塌了頂子，冒着冲天的黑焰火，被风吹的发出唧唧的响声。

张东玉拿着水瓢，含着泪花，咬着牙站在当院，凝視着他这正在燃烧着的房子。他有六十多岁，不高的身材，寬肩膀，长方脸上的顴骨很高，长长的眉毛快要盖住那深眼窩了。花白的胡子随风飘动。老人轉身一看是石永美，刚要搭話，看見鬼子已到大門口，他机警的动了一下眼色，石永美急忙提起一只水桶；万秀英从老人手里接过水瓢救起火来。

鬼子冲到当院，咕嚕咕嚕的吼叫着，枪栓拉得嘩啦嘩啦地响。鬼子把石永美和万秀英全身上下搜了个遍，什么也沒搜出来，又用枪托在俩人身上乱打一陣。然后，鬼子端着刺刀，在张东玉老人眼睫毛下边乱晃，气凶凶地問道：“八路哪里的去？”老人用手朝北一指道：“那边的去。”七八个鬼子朝老人指的方向追去。这群鬼子刚走，后面特务队长张如星和几个伪軍已經赶到，用枪逼住了他們三人，张如星仔細一瞅，猥笑一声說道：“石永美，沒想到这一手吧？！”

“呸！不要脸的汉奸！”石永美、万秀英憤怒的同声大罵。张如星恼羞成怒，用枪督着石永美、万秀英，指使伪軍毒打了他們一頓，用刺刀逼着押了出去。

张如星是万家庄大地主张毛的第三个儿子，他长了一副猴儿脸，一双猫头鷹眼，一口嘴唇包不住的摆齿牙，活象庙儿里塑的小鬼泥胎一样，吃喝嫖賭抽无所不为。在“五一”前，石永美曾教育警告过他两次，从那时起，他对共产党更加怀恨在心，就偷偷跑到蠡县城里，当了特务，經常帶領鬼子到四乡扫蕩。提起他来，瀾瀾地区的人民恨的牙根痛，这

次米万家庄就是他的鬼主意。

敌人行凶后，押着我区干部和群众等共五十多人经过高晃据点，将人押在据点里，窜回了蠡县城。

战士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个个伤心掉泪，磨拳擦掌，大家一致表示，坚决与殉难的同胞们报仇雪恨。当天，帮老乡抢修了一天房子。到天黑就要出发，乡亲们拿来了自己心上的礼品，王大娘，把多日积攒侥幸未被鬼子搜去的几十个鸡子，统统煮熟了，非要叫战士们带着不行。赵玉说：“大娘，还是你搁着自己保养身体吧！”

王大娘十分恳切地说：“带上吧，你们吃喽，大娘心里痛快。”……

万秀英的弟弟小贝，紧紧拉着赵玉的手，两只亮晶晶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动着总是瞅着他。原来这孩子有他的小打算，几次话儿到了口边，又咽了回去，最后，他鼓起了勇气，对赵玉恳求说：“赵队长，我要参军！”

“你能干吗？”赵玉反问道。

“能干！”小贝连想也不想地回答。

“大娘同意吗？”

“同意。”

小贝天真地望着母亲一眼。

王大娘，见提到了自己头上，她忙插嘴说：

“……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当娘的都心痛啊！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舍不得孩子，怎么能打倒小日本呢？还是让他去吧！……”

小贝一听机灵地抬起头来，歪着脖子瞅着赵玉，显出了一副万分高兴的神态。

“大娘说的很对啊！等我们执行任务回来，一定带着小

貝兄弟走！”万大娘的眼睛湿润了，泪水象断了线的珍珠，一对对的滚了下来；她膘了小貝一眼，醇醇的嘱咐說：“孩子記住：是誰杀了你爹，烧了咱們的房……”

“我一定給爹报仇！”小貝也哭了，赵玉接着又安慰了万大娘一番，就告別了乡亲們，率队出发了。

三

天黑下来了。

区游击小队的队员們扛着大枪，背着器材，离了万家庄村，好象离弦的箭，飞快地奔北高晃而去。离鬼子据点还有一里来地，小队停了下来，赵玉下达了命令……

第一組悄悄的占領了据点后边的砖窖，机枪架在窖頂上，掩蔽起来，怒視着据点；第二組已奔向了崗楼吊桥附近，正在布設地雷陣；第三組順着堤坡朝着影影綽綽的敌人崗楼的背面摸了去。

第三組的战士們，靜肃的接近了崗楼的护溝，护溝有一房多深五六丈寬，他們迅速的放下两个梯子，接着刘合帶領一个队员，手握虎头鉗子，通过护溝，滾到蒺藜絲网跟前。不一会儿，剪开了一个一丈多寬的大缺口，刘合忙掏出白毛巾向后晃了两下，示意后面的同志前进。在这一晃中，一不小心，虎头鉗子喀噠掉在地上，刘合唯恐暴露目标，这一下使他渾身紧张起来。事赶湊巧，崗楼附近两个黑乎乎的人影正向他們挪动。刘合立即示意大家停止动作，立时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从心里責备起自己来：赵队长再三強調，一定要机智、沉着，为什么自己偏偏粗心大意呢？幸好，敌人这两个游动哨听見声音时，只往这丢了一块碎砖头，就走开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两个敌兵游动哨，挟着枪，又轉了回来，刚